



百年工藝連史紙 輝煌過往難再續

福建連城姑田鎮曾是歷史上重要的宣紙產地，當地出產的連史紙面如白玉，厚薄均勻，永不變色，著墨鮮明，在元代被譽為「妍妙輝光，皆世稱也」的精品，一七八〇年起便銷往粵港澳等地區。近代之後，其引以為傲的精緻工序卻反累其衰落，傳統工藝已難得一見。

近日，在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連城宣紙製作工藝」的傳承人、「美玉堂」掌門人鄧金坤的帶領下，記者走進創立於一八九七年的百年紙號「美玉堂」古老的廠房內，一探「紙壽千年」的奧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特約通訊員 陳昕興 龍岩報道

■在紙寮內以手工撈出300張左右、15厘米厚的濕紙層後，榨乾其水份，送至焙紙房進行焙乾。

推開一道木門，古老的廠房內，紙漿池、紙簾、紙板架等造紙工具應有盡有，幾名兩鬢斑白的老師傅正忙着撈紙、焙紙、驗紙、撕紙……「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鄧金坤祖輩十一代皆從事造紙業，對於製作連史紙的72道工序早已爛熟於心。

72道工序出精品

慢工出細活。從上山砍嫩竹開始，製作一幅連史紙全部工序至少需要8個月時間。砍下的嫩竹費時兩個月漚爛，然後洗成竹絲，坯吹，先在石灰水裡浸漬，洗淨進行炊料蒸煮，後用純鹼浸漬，再次進行炊料蒸煮。竹絲洗淨後上竹竿曬乾做成竹絲餅，在山上漂白3個月，最後送到礱料房進行礱料，至此，造紙的原料方才備好。

進入製紙環節後，工序則縝密而緊湊。在紙寮內以手工撈出300張左右、15厘米厚的濕紙層後，榨乾其水份，送至焙紙房進行焙乾，焙乾後再經過老師傅精心整紙、選紙，將不合要求的紙張剔除，最後，用60厘米長的裁紙刀按規格進行切紙。

白度變化值冠全球

正是特有、精湛的製作工藝造就了連史紙的高品質，厚度適中，拉力強，質地柔軟，纖密耐用，白淨吸墨，能經受風吹雨打，太陽暴曬，強光照射也不變色，享有「百年不褪色、千年不變黃」的美譽。在國家專業質量部門的檢測中，「美玉堂」連史紙白度變化值為2.8%，大大優於國家宣紙變化值5%標準，一直是南京等地檔案館保存和修復史料的主要用紙，其白度變化值目前居世界之冠。

「400多年前，連城遍處是造紙廠，一派生機勃勃景象，家家爭當紙老闆，連城宣紙訂單很多。」鄧金坤說，那時的連城宣紙，漂洋過海，出口東南亞。

曾經的盛況，是連城的驕傲。2011年，當地人發現的一塊花崗岩碑文，詳細記載了清朝時「連城紙貴」的盛況。這幅刻於清咸豐十一年的《福峰紙綱》碑文載有福建、江西、廣東客商對於連城宣紙生產與銷售達成的條約，全國各地商賈匯集連城，搶做連城宣紙生意。

盛時商賈雲集 民國中期漸衰

連城宣紙的輝煌持續了幾百年，直到民國初期，連城宣紙業還有紙莊商號50多家。民國初期，連城宣紙業達到高峰，擁有1000餘手工紙槽，工人1萬多人，年產量6萬擔，紙莊商號有50多家，產品遠銷日本、越南、泰國、緬甸等地，成為當時全國五大宣紙產地之一。

但至民國中後期，連城造紙業逐步走向衰落，到解放時，造紙業最為集中的連城姑田鎮僅剩下100多個手工紙槽。1969年，連城縣將過去分散生產的作坊集中統一生產，組建了8家宣紙造紙企業，共80多個紙槽。但近年來，連城宣紙加快萎縮，至2006年底，姑田還有6家企業40多個槽生



■撈紙



■砍下的嫩竹費時兩個月漚爛，然後洗成竹絲。

■美玉堂宣紙廠的第十一代傳承人鄧金坤演示焙紙。

產，2007年就僅剩下姑田宣紙廠、中堡宣紙廠、崇誠製品廠3家企業10多個紙槽在生產，產值也由過去近千萬元銳減到目前的100多萬元。

百年老字號 艱難支撐後繼乏人

2007年9月，連城宣紙傳統工藝被省政府列為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將連城宣紙的保護、開發與旅遊產業相結合，在四堡雕版印刷基地邊上建起集生產、展示、體驗於一體的小型造紙生產車間，由姑田宣紙廠按連城宣紙造紙工藝流程進行生產，供遊客參觀、體驗，提高效益，「連史紙」製作技藝申報第四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提上日程。

但這些努力仍難以減緩當地造紙業衰落的步伐。美玉堂是目前仍在生產的唯一一家老字號，廠裡的工人全是上了年紀的阿伯。但這樣的堅持，也險些在金融風暴中「淪陷」。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襲，鎮上的紙廠受到波及，鄧金坤的父親也決定關閉「美玉堂」。這時，一位日本老客戶雪中送炭，送來5萬元人民幣。憑着這筆「續命錢」，「美玉堂」得以繼續下去。然而，那時，年輕的鄧金坤對連城宣紙造紙技術一竅不通，他只能師從一些老師傅，點滴學起。「剛開始，也跟其他年輕人一樣，很嚮往走出大山，去山外頭發展，但是，心裡就是捨不得放下祖傳的工藝，就算虧損，也要把它堅持下去。」

焙紙爐邊，86歲的老師傅，藉着老花鏡努力地從潮濕的紙疊上剝下一張紙，然後用松毛刷刷在紙焙壁上。由於上了年紀，視力和手腳都不如從前了，老溫每剝一張紙都顯得很吃力，薄如膜的濕紙稍不慎就破了，這也是焙紙最難的。焙起紙，老溫時不時就會捏捏自己的雙手，生怕有什麼閃失。

「我從小就開始學做紙，如今年紀大了，撈紙活幹不了了，現在只做些省力氣的活，可視力也不好了，手不時地抽筋。現在年輕人都不願意學這樣的話，只有我們這些老人家可以做，只要還能做，就做到死，做到不能做了。」這位做了70多年宣紙的老師傅不由感傷，「我們這些老一輩退去後，還有誰來繼續傳承這門手藝……」

「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願幹。」鄧金坤有些無奈。由於造紙工藝複雜、時間長、技術要求高，一個學徒要成為一名合格的製紙師傅，沒有經過3年的苦練，難以出師。而且，一個熟練師傅月收入3000元人民幣左右，相比其他行業，收入明顯偏低。隨着經濟的發展，許多年輕人都吃不了這些苦，就掌握了造紙工藝的精髓，往往半途而廢，甚至部分幹了幾十年的師傅也放棄了，只剩下部分捨不下連城宣紙的老師傅們還在全力守望着。

2013，香港展覽中的歷史景象

回溯2013年香港大型展覽場所舉辦的展覽，一個較為突出的特色便是：歷史的景象感越來越強。展覽中的歷史圖畫，既有恢宏壯闊的時代脈絡，也有社會民眾生活的樣態，從而以最為直觀的方式去解畫早已遠離當代人思維與視角的前人生活。

香港文化博物館在2013年，就外國歷史的展品而言，非常著名的展覽包括「法貝熱——俄國宮廷珍寶展」。展覽從俄國近代以來的歷任沙皇家族所使用的金銀珠寶、復活蛋、各種禮服、生活工藝品等展品出發，再現了沙皇家族在近代以來的生活方式，讓本不了解俄國歷史的香港市民，能夠以最為直觀的方式明瞭俄羅斯社會激盪變革的深刻原因與背景。

而同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進行的有關中國版畫的展覽，則是從版畫這一藝術形式的角度，闡述了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民間信仰與神靈崇拜。版畫的展品所展現的內容非常細緻，也非常生活化，且素材的選取都是依據中國人直到今日還在使用的一些物件而來——例如門聯。版畫，不僅僅寫照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內心精神世界，也印證了一個長期以來被學界深究的問題：中國人傳統意義上的民間信仰，是以物質需求為出發點，進而形成信仰需要和神靈崇拜的；這種物質

意義的神靈信仰，最大的特色便是多神化崇拜，且將人間的等級體系也移植到神仙體系中，甚至引入了某些佛教的色彩。這種佛道合一的民間崇拜模式，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國人尤其是農村地區較為廣泛的信仰形式之一。

香港歷史博物館則側重歷史的特色，將展覽與歷史文教的傳播直接結合，讓參觀者更為深刻地體察展覽背後的歷史內涵。例如，歷史博物館在去年舉辦的清宮服飾展，是在與內地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展覽不僅僅是簡單陳設了清朝歷代帝王、皇后的服飾與生活日用品，同時也以聲光電的科技手段，講述了清代宮廷服飾的起源、形態、發展脈絡與社會背景；並向參觀者展現了清代統治者的生活場景。展覽並不局限於展覽中，而是將服飾與中國古代的等級制度相結合，並且在展覽中特別註明：是辛亥革命的爆發、中華民國的建立，才終結了中國歷代形成的以服飾來代表禮教等級的體制。

香港海防博物館在2013年，以展覽的形式，與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合作，再現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版畫

報告，市民們對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而具體的了解。

而香港孫中山紀念館，則在加大合作的基礎上，與



■孫中山紀念館的南洋革命的展覽。

當年在香港的游擊戰爭歷史。展覽開幕當日，不少來自游擊老戰士聯誼會的老耄耄者為展覽剪綵助威，經由傳媒的

新加坡、中國內地合作，先後舉辦了「孫中山與他的南洋革命同志」、「孫中山與家屬」、「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等展覽，從多種側面再現了辛亥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2013年，在重現歷史的基調上，力圖實現策展視角的多元和革新，構成了香港有關孫中山主題展覽的一大特色。

回顧2013，香港的展覽，其歷史深刻性和時代性特色越來越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